

生活滋味

日历里的岁月传承

陈斌

在时光长河的缓缓流淌中，日历如同一位忠实的史官，默默记录着生活的点滴变迁。回首过往，那一场场新旧交替的换日历仪式，宛如熠熠星辰，串联起了我生命中的岁岁年年，承载着从父母处承袭的温暖，再传递至女儿手中，延续着家的眷恋与对生活的热爱。

童年的记忆里，岁末总是弥漫着一种别样的期待。家中那面有些掉漆的白墙之上，挂历是显眼的存在。每至年关，父亲高大的身影便会站在木凳上，我在一旁仰着头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。父亲双手稳稳地取下旧年那已微微泛黄、边角卷起的挂历，它上面还残留着母亲用铅笔轻轻标注的家人的生辰、节日的安排，那些歪歪斜斜的小字，满是生活的琐碎温馨。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母亲递来的新年历，崭新硬挺的纸张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，五彩斑斓的图案描绘着山水花鸟或是影视明星，那是属于那个年代的流行风尚。父亲仔细地将新历挂正，确保每一页都能顺畅翻折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新一年，新气象咯。”在这简单的动作里，旧时光被轻轻叠起收放，新希望于瞬间蓬勃生长，小小的我懵懂感知，这是生活向前迈进的庄重一步。

岁月悠悠，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有了可爱的女儿。如今，日历的形式早已革新，文创日历成为我们年末新宠。旧年年尾的午后，阳光懒洋洋地透过纱帘，洒在客厅的茶几上，一片暖黄。女儿蹦蹦跳跳地拿来

剪刀，嚷着要帮我“开箱”新一年的日历。新年选定的是一本结合古典诗词与国画艺术的文创日历，封面是淡雅的墨竹图，透着文人风骨。

我和女儿头挨着头，轻轻撕开塑封，翻开那精美的扉页。每一页日历都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，左边是千古流传的诗词，笔锋或豪放或婉约，右边配着意境契合的古画，细腻笔触勾勒出山川日月、人间烟火。女儿睁大眼睛，好奇地指着一行行诗句问我含义，我便逐字逐句为她解读，从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中感受春日生机，到“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露为霜”体会秋意悲凉。

我们一同取下旧日历，那本被女儿涂鸦得有些杂乱的日历上，有她学会写第一个字的那天、幼儿园表演节目的日子，还有全家出游的标记，这些涂鸦与笔记，是她成长的小小足迹。将旧历放在书架底层，那里整齐排列着往昔岁月的见证，如同岁月的标本。随后，女儿郑重地把新日历摆在书桌最显眼处，阳光为它镀上一层金边，似在昭告新岁的启幕。

从儿时父母带着我，到如今我领着女儿，这换日历的仪式穿越时空，更迭的是日历的模样，不变的是对生活的热忱期许。它是亲情纽带的传承，在指尖翻过的每一页里，教会女儿珍视光阴，感悟文化底蕴，让家的温暖与生活的诗意，顺着岁月的脉络，代代延续、生生不息。

心灵隽语

学做减法 试着放下

——我的新年献词

寻常

日升月落是一天，瓜熟蒂落又一年。

2024年年初，自己立了几个Flag：一是每天写日志，记流水账，篇幅有长有短，三五百字居多，有的配了图片、视频，以备后查。一年下来，居然也写了好几万字。二是每周跑一次5公里，一年52周，累计跑了70多次。其间，有几次遇到风雨天气，或者出差在外，甚至身体不适，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，一年累计跑了343公里，最远的一次突破了10公里，平均下来其实一天还不到一公里。10月份参加了单位组织的骑行比赛，一个月骑行823公里，此后两个月骑行近400公里，后来由于天气原因停掉了。三是公众号准备月更，结果一过春节就撂下了，全年基本上没什么作品拿出来。好在报纸上用了几篇小文章，聊胜于无。

这一年，值得称道的是，每天坚持看书，一年读了30多本，尽管大多数是囫圇吞枣，收获还是良多。印象比较深的有美国名著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、李洱《应物兄》、老舍《四世同堂》、邓一光《我是我的神》、阿耐《大江大河》等。粗粗算来，居然已经读完了茅盾文学奖53部获奖作品（张炜《你在高原》只读完第一部）。其他还有几本与专业有关的书籍也不错。

这一年，去了黄梅戏之乡安徽安庆、中国海军诞生地江苏泰州、浙中名城浙江金华等几个第一次到访的城市，领略了各地不同的文化、风景和美食，了解了一些需要亲身体验的历史人文掌故。深度踏访了红

船起航地浙江嘉兴，感受到了城乡统筹的发展脉搏。故地重游了天下泉城济南、品牌之都青岛、六朝古都南京。难忘的是春节回家在安徽阜阳转车，基本上算是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

这一年，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高级职称评审。历经六年徘徊，几近心力交瘁，评审材料第一次走出了办公楼，送到了评审会。看到评审结果的一刹那，既紧张、激动，又心碎、难过。白白浪费的大好时光，随着青春一去不复返了。个中滋味，更与何人说？

这一年，最庆幸的就是单位体检，除了遗传因素，其他各项指标均恢复正常。或许这与我近年来坚持无偿献血和跑步运动有关吧。由于左臂受凉成了“五十肩”，推拿按摩了半年多才好转，由此也让人更加体会到了健康的重要性。

“世人都晓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！古今将相在何方？荒冢一堆草没了。”四十岁以后，应该学会做减法，该放下的放下，该舍弃的舍弃。其实，人生需要的并不多。与健康、快乐地活着相比，神马都是浮云。

2025年，还是要立几个Flag，但是不再强迫自己。“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海底行”，还是要多读几本书，多走几段路，读书、运动、行天下，与最爱的人一起，哪怕海角天涯。

新的一年来了，让我们一起向着快乐出发！

似水流年

左手文，右手针

海鸟 文/摄



我认为钩编不是艺术。这个想法起源于二十多年前。

二十多年前，钩编行业风靡衢山岛。左手线，右手针，十指相绕，织成花，缝成包，化成房中粮、案上盐。忆起当时的盛况，如一一描述，得三四千字铺陈开来。

我不愿铺陈开来，是因为钩编是生存方式之一。赶在公鸡打鸣之前起身，又落在夕阳西沉之后，或者干脆与月影成三人，不是对酌，而是独钩。

冬天的夜漫长而寒寂。灯光晃悠悠剪影，影子长长的瘦瘦的，一半投在墙，一半折在地。深夜写文的时候，哪怕到凌晨，从来没有这种孤寂感。总觉得是和多人交流，多物沟通，与心对话，因此越聊越多，越写越热血沸腾。

一团线是热闹的，相互交织缠绕；一条线是孤独的，它得独自往前行，不断地往前行。线和团之前是彼岸和此岸，一顿操作之后，彼岸成了此岸，此岸成了彼岸。团已空寂，线已连片，一群人的喧嚣和一个人的孤独，最后完成了角色转换。

线粗暴地环住手指，肌肤和尊严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。努力付出和获取不成比例的时候，我觉得钩编是一条贪婪的蚂蟥，吸食昂贵的青春。

钩编被烙上了偏见。多年之后，老家抽屉里静静地躺着十来枚钩针，我从未去碰它们，似乎有种江湖不再相见的决绝。

也许是机遇的齿轮转动，也许是意外的邂逅，拂去尘埃拨动心弦的永远是一瞬间，电光石火之间，回眸的刹那，钩编走进我的世界。

小时候有一种玩具叫万花筒，如今觉得自己走进了钩编的万花筒。

色彩与色彩的碰撞，衍生出瑰丽的钩编世界。智慧的钩编人把世间万物都搬上钩编的舞台。植物、动物、风景、人物、布偶，甚至是画作，都可以用钩编的方式来表达来呈现。钩编成为了一种语言，继文字、音乐、绘画、建筑之后的语言。钩编不仅仅是谋生，而是已经成为了作品，是的，是作品，色彩、结构、针法、审美、布局综合作用下的作品，不局限于复刻，艺术的触角设计的元素渐成主流。

眼花缭乱钩编世界带给我的冲击是颠覆性的。

中年之性子渐趋淡泊，世间种种渐难点燃熊熊热情，不想，除了写作，还有钩编能重新燃烧热情。钩编者们的精湛的技巧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水平。摇曳生姿的玫瑰、俏皮可爱的小动物、精致的挂件、唯美的捧花等等，每一件都悦人眼目。

多少年之后，我重新坐在一堆线中间，左手线，右手针，十指相绕，织成花，缝成包。兔子包包、泰国玫瑰、蘑菇小包、拼格花卉包、玫瑰包……相继横空出世。晨光熹微，浑然不觉。

本以为江湖不相见，月轮几度，我还是沦陷在团线交织的世界里，不，不是团线，而是艺术的世界。

无论是笔还是线，兜兜转转，我还是毫无抵抗地粘上了艺术的网。是的，自投罗网！

余生所逐，无非是在潦草精致的词藻中穿行，以文字构建一个柔软、丰富的世界。

如今多了钩编之术，于是，左手文，右手针，一路前行。